

普通話

普通話教研通訊

第8期

教育研究及發展中心

香港中文大學
教育學院 香港教育研究所

我中心為國際語文教育研討會錦上添花

由香港中文大學、香港大學、香港教育學院主辦的國際語文教育研討會，於九九年十二月十七日至十九日在香港中文大學舉行。

來自海外、內地及本港的專家、學者、校長、教師等五百六十多人，交流教學經驗、發表教學意見、分享研究成果，還就語文、普通話、英文的教學現狀及發展，各抒卓見，珠玉紛陳。

中文組方面，除主講嘉賓周策縱教授(美國)、梁榮基教授(新加坡)、張洪年教授(香港)作大會發言外，其餘與會者分別於四個會場宣讀論文。我中心五位與會者均有論文，會期內宣讀論文以先後順序分別為“淺談普通話水平測試中說話項的幾個問題”(楊惠民)、“普通話診斷服務中的語調問題”(林建平)、“第二語言與普通話科的朗讀教學”(張勵妍、宣力)、“採用普通話教中文科的效能研究”(何偉傑)。此外，中心同事還於十九日主持了普通話教育講座。

何偉傑教授的講題是：“普通話作為教學語言”。他通過學生問卷及社會調查，總結出用普通話教中文的兩種不同看法。有好處：能提高學生的普通話能力；能營造說普通話的語言環境，能提高學生寫作能力；能提高學生閱讀漢語能力；能提高民族意識；能提高學生學習興趣等。有問題：老師能否有能力適應；增加老師備課時間；學生能否理解課文；師生能否溝通自如；學生廣州話能力會否下降；學生是否有興趣等。何教授相信教學改革的趨勢會令教師和學生作出抉擇。何教授會上還透露，我中心擬在本港中、小學進行普通話教中文科教學的試驗計劃，以觀其成效。目前已有四十二所中、小學參與。

林建平教授的講題是：“學生進行自我評估對普通話教與學的啟示”。與會老師對他在演講中展示的四張問卷很感興趣。這四張問卷是根據教程中不同階段、不同問題設計的。突破了傳統的事後問卷形式，把教與學、師與生的關係拉近，能使教學達到預期目標。同行倍加讚賞，認為是教學活動中的一項創舉，值得教師們仿效。

張勵妍老師的講題是：“中小學普通話科的譯寫能力評估”。她指出，中、小學普通話科評估的重點應以聽、說為主。聽、說和譯寫的

比例應是3:2。老師不應偏重語音教學，應把教時多讓位於口語訓練。語音訓練的比例應控制在總教時的三分之一或四分之一以下。

楊惠民老師的講題是：“試前輔導能提高應試人的普通話水平”。她通過中心的教學實踐，對比經過和未經過輔導的考生，在水平測試時的心態和考試成績，說明我中心開辦的試前輔導課程奏效顯著。那些不了解普通話水平測試的人，歡迎這樣的實踐報告。

宣力老師的講題是：“淺談中、小學普通話科教師的素質培養”。她通過中心老師多次出訪中、小學普通話科老師的體會，建議中、小學普通話科老師要有自信心、要掌握扎實的專業基本功、要學一些教育心理學，提高教學能力和教學技巧。



中心同事主持普通話教育講座



顏麗群

從普通話的學習 看學生說話禮儀的改善

一. 不良表現

在香港一般學生在說話的時候，大多是不懂禮貌的。他們日常見到同學、朋友、長輩或老師的時候，連基本的招呼語也不會說，或者是說得很不自然。有些學生早上見到老師或長輩時只會說：“Hi”，更差的甚至不跟別人打招呼。

這是因為他們的說話，多受到電視、電影、漫畫書、雜誌、報紙等大眾傳媒的影響，因而在說話上受到“污染”，有些甚至講粗話。

可惜的是他們竟毫不自覺，“信口開河”是許多人的惡習。有些人以為直率的話，具娛樂性，能大快人心，以為這樣的話才能趕上時代的潮流，因此他們說話時毫不注意說話應有的禮儀。

有些人借宣洩情緒為名，隨便亂講話，為自己的行為辯護，這也是不好的。說話好像是一種摸不到的東西，但卻會在“無影無形”之中侵佔了別人的“空間”。很多人會不自覺地“出口傷人”。人與人之間的關係欠佳，其中一個常見的原因是“有耳聽不清，有口說不明”！

最差勁的是說粗話的學生，學校是個求取知識的地方，絕不能容許這些學生在胡亂說話，一定要勸戒他們，否則其他同學聽了便會去學。我曾經聽過有家長問他們子女，怎會講粗話？而學生的回答竟然是說從學校的同學口中聽來的，那怎麼行哪？

二. 禮儀之邦

中國是一個具有五千年文明史的泱泱大國，也是世界上著名禮儀之邦。自古以來，反映中華民族禮儀的詞語和表達方式，以其豐富性、獨特性和濃郁的民族文化色彩，而稱著於世界。

中國幾千年來都把“禮”當作重要的社會道德標準之一。中國的教育家、思想家，他們所倡導的都離不開“禮”。而禮貌語言是一切文明社會共有的語用形式之一。廣義的禮貌語，包括：得體的稱謂語、敬語、謙詞、致謝語、道歉語以及祝福語等等。

禮貌語言，指普通交際中使用的以文雅、和氣、謙遜為特點的給人以尊重、溫暖情意的美好話語。

禮貌語有一套本民族的習慣語，也反映了該民族歷史沿襲下來的文化傳統和民族心態特點。在日常說話中應避開粗的說法以及人們禁忌、討厭的言詞而改用較文雅的、委婉的語詞或表達方式，這也是禮貌語言的一個重要內容。而總括來說禮貌語言都圍繞著一個中心點就是：尊重、體諒。這既是禮貌語言表達方式一般要遵守的規則，也是文明禮貌修養的一部分。

可是香港的學生日常接觸的思想都受西方文化影響，因此我們在教給學生普通話交際用語時，不但要引導他們學習、掌握這些禮儀用語，而且還應使之瞭解這些用語的濃厚文化背景，以提高學生運用禮儀用語的能力。



三、教學上

(一) 教甚麼

老師搜集資料將一些常用的說話禮儀分類教給學生，如問候語、寒暄語、敬語、謙語、吉祥語等。

1. 招呼語和話別語

(i) 招呼語

招呼語，指見到同學、同事、朋友或鄰居時打招呼的常用語，也叫問候語、寒暄語。

a 稱呼式打招呼

如：叔叔、阿姨、爺爺、奶奶、老師、先生等等。

b 詢問式打招呼

如：早上——您起來了！/睡得好嗎？等等。

吃飯——吃飯去呀？/吃飯了嗎？等等。

晚上——還沒休息？/還未睡呀？等等。

任何時候——您這是幹嗎去呀？

您這是上哪兒？等等。

c 明知故問式打招呼

如：見到對方拿著書包出去或回來，

則說：“上課去啦？”或“下課啦？”等等。

d 讚揚式打招呼

對上班時間先到的人，則說：“您早來啦！”

表示讚揚對方工作積極。

e 簡約式打招呼

如：“早啊”“你早”“來啦？”等等。

(ii) 話別語

話別語，又叫告別語，即雙方話別時用的禮貌用語。

a 道別式

如：“再見！”“明天(兒)見！”“回頭見”等等。

b 告辭式

向對方表示要告辭時：“我得走啦！”

對方往往客氣地說：“您再坐會兒吧！”等等。

c 感謝式

如：“謝謝了！打擾了！”“麻煩您了！”等等。

d 囑托式

如：“您慢走！”“出去可要當心汽車！”等等。

e 祝願式

如：“祝您一路平安”“一路順風”等等。

2. 敬語和謙詞

(i) 敬語

敬語，指表示尊敬和禮貌的語詞，也是中國傳統敬謙表達方式的一種，是普通話禮貌語言的重要組成部分。

a 尊稱

對人尊敬的稱呼語。

如：叔叔、阿姨、老大爺、老大娘等等。

對德高望重的老知識分子常稱某老。

如：張老、鍾老等等。

對一般人的稱呼，常視對方的性別、年齡、職業等稱呼。

如：師傅、先生、老師、小姐等等。

b 敬詞

(1) 恭問語

如：“您”“您好”“您早”。

(2) 尊稱代替式

如：用“母親”代替“她”，

以及“令尊”“令堂”“令兄”等。

(3) 誠邀式

如：“歡迎您的到來”“我們一定恭候”等等。

綜上所述，敬語反映了人際交往中的一種禮儀，有著濃郁的民族文化氛圍和語用習慣，要因時、因人、因地面宜。

(ii) 謙詞

自謙、卑己是我國禮儀用語的又一特色，這也是中西文化傳統區別最大的一點。

a 謙稱

如：用複數“我們”代替“我”。

自稱為“學生”“徒弟”等等。

b 自謙語

(1) 送他人禮物時的自謙語句

如：這只是一點小意思、不成敬意、您別要見怪等等。

(2) 接受他人禮物時的自謙語句

如：您這是見外了，不必了。/

我們可是當之有愧呀。等等。

(3) 邀友人吃飯時的自謙語句

如：希望到我們家吃頓家常便飯。

(4) 受到別人讚許時的自謙語句

如：不敢當，不敢當。/過獎了。等等。

(5) 在發表意見或向對方提議時的自謙語句

如：我的看法可能很片面，供您參考吧！

也許我講的不對，你別往心裏去。

3. 致謝語和致歉語

(i) 致謝語

a 一般場合使用的致謝語

如：謝謝、十分感謝等等。

b 收受禮物時的致謝語

如：又讓您破費了，真不好意思。
謝謝你的珍貴禮物！

c 受請吃飯時的致謝語

如：謝謝你的款待
感謝你的盛情招待等等。

(ii) 答謝語

如：你太客氣啦！
這沒甚麼，不必客氣！

(iii) 祈求語

如：請、勞駕、麻煩、拜托等。

(iv) 致歉語

a 甚麼時機使用致歉語

- 言語冒犯了對方；
- 損害了對方的利益；
- 給對方帶來了麻煩或不便；等等。

b 一般場合說的致歉語

如：請原諒/對不起等等。

c 運用致歉語的說話技巧

(1) 安慰式致歉語

如：你看，給您添了那麼大麻煩，真是對不起！

(2) 自責式致歉語

如：這都怪我，太沒有記性了。

(3) 禮貌式致歉語

如：真是對不起！

(4) 剖白式致歉語

如：我不是故意的，您別往心裏去！

(5) 讚美式致歉語

如：您真是寬宏大量，能原諒我的無知，
謝謝您了！

4. 吉利話

吉利話又叫祝福語，指那些祝福吉祥、順利的話語，
簡稱為“吉言”。

(i) 吉利話

a 新年(元旦)常說的吉利話

如：祝您新年快樂

b 春節常說的吉利話

如：春節好/步步高升/大吉大利

c 為朋友送別時常說的吉利話

如：一路順風/一路平安/老天保佑

(ii) 恭維話

a 對方的長相

如：您的長相，真是沒挑啦！

b 對方的個兒頭、體魄

如：照這個兒頭，看著就精神，真帶勁兒！

c 對方的性格

如：你的性情怎麼那麼好？快告訴我你是怎麼練
出來的？

d 對方的風度

如：你看，不管穿甚麼你都有派！

e 對方的家人

如：你多幸福哇！有那麼一個令人羨慕的家！

f 對方的家居佈置

如：真是家如其人哪，瞧，佈置得多雅致、高尚！

(二) 怎麼教

說話教學是一項十分活潑與生動的課程，不同一般認知性強的課程。為求有效靈活的教學，說話教學的教學資源應用，以及教學環境的佈置，實是我們必須關注的。

不僅只是教室內的佈置，其他如走廊、牆壁、校園、操場……等，也都須加以佈置，其資源除上述外還可包括師生搜集的社會資源，如：鳥籠、花盆、地圖……等，也包含師生的作品或作業，例如師生共同製作“禮儀卡”寫上一些有關禮儀的語句，並加以注音，使全校師生皆能唸出這些語句來。

說話教學主要通過諸如聽話、演說、會話、報告、說故事、討論、辯論等各種說話課的教學內涵，來培養其說話能力，認識漢語文的特質，培養熱愛祖國語文的情操，和對自己所發表的語言負責的態度。

以兒童日常生活為範圍，選出一些重要的命題，如如何接待客人、拜訪友人、接打電話的禮貌……等，並予以設計對答內容，使學生在教師的誘導下，如臨其境，而產生對話的機會。

此外也可以做一些搜集禮貌說話句子的資料比賽，推行全校禮貌運動，訓練學生見到老師時一定要說一句有禮貌的話等活動。

(三) 怎樣養成習慣

說話源於生活中的經驗、智慧，試問又怎能像烹飪指南般即學即曉、立時見效？

人的心境、行為和說話都受“習慣”支配，正所謂“習慣成自然”。因此培養學生說有禮貌的話應從家開始，提醒他們先對家人說有禮貌的話，繼而推展到朋友、學校、社會。說話最重要的藝術是鼓勵對方多說話和幫助對方把話說得清楚、有禮。

最後老師常以適當的說話，要帶頭說禮貌的話，做出示範，以鼓勵學生常說有禮貌的話並養成習慣。

(顏麗群女士，中學普通話科教師。今年暑期，顏老師修讀過 PTH7 普通話語言與文化課程。本文為該課程的研習報告，經張銳教授評審後，推薦發表。)



莊守常

國家語言文字工作委員會
普通話培訓測試中心普通話教學與普通話水平測試
若干問題的討論(二)

1. 形容詞生動形式的音變

1.1 ABB 形容詞中，A 是單音節形容詞、動詞或名詞，BB 是附於其後的重疊雙音節。B 的聲調一般讀這個字的本調，而且多數是陰平。

淚汪汪 冷冰冰 亮晶晶 眼睜睜 輕飄飄 /
樂融融 金閃閃 紅艷艷

也有相當數量的 B，聲調不是陰平，但習慣上把它們讀為陰平。

甚麼情形下改讀，甚麼情形下不改讀，並無規律可循。在目前出版的詞典中，對這類詞的注音多有參差，即使在同一部詞典中，同一個 BB 與不同的 A 搭配時，也有注音處理不一致的地方，給讀者帶來困惑。這是語音規範化有待解決的一個問題。

《現代漢語詞典》(修訂本)共收錄 ABB 式形容詞 191 個，BB 注音的情況是：

B 為陰平，BB 注音為本調，共 118 個。

香噴噴 熱乎乎；

B 不讀陰平，BB 注音為本調，共 36 個。

喜洋洋 空蕩蕩 孤零零 白茫茫；

B 不讀陰平，BB 注音為陰平，共 37 個。

懶洋洋 沉甸甸 火辣辣 毛茸茸；

上述第三種情況，即 BB 改讀陰平的詞語，北京口語的實際讀音如何？《現代漢語詞典》(修訂本)的編者，在北京大中小學學生中進行了一次問卷調查。調查結果顯示，在 37 個詞中，不改讀佔被調查人比例較大的有 25 個；改讀與不改讀比例相當的有 8 個；仍以改為主的只有 4 個(骨碌碌、亮晶晶、慢騰騰、文縷縷)。這大體反映了北京語音中 BB 改讀陰平已呈弱化趨勢，調查的主持者認為，這種變化“與文化、教育事業的發展以及北京地區人口結構改變有密切關係。”這種分析是完全正確的。

在 PSC 中，如何判斷這種音變的正誤是一個難於處理的問題。因為語言本身正在發生變化而規範的標準尚待確立。針對這種情況我們提出如下建議：在朗讀作品中應以“語音提示”作為標準，而口語中則採取柔性原則。

1.2 形容詞 AA 的和 AABB 兩種形式在北京語音中也有音變。

慢慢的 早早的 軟軟的 遠遠的

第二個 A 若兒化，聲調變為陰平；

地地道道 客客氣氣 清清楚楚 平平安安

第二個變為輕聲，BB 變為陰平。

北京口語中的這種音變是否要做為普通話的標準，歷來多有爭議。在 PSC 中參照 1.1。

2. 兒1與兒2

2.1 漢字“兒”代表兩個不同的語言單位。

兒1是實詞 兒童 兒子 孤兒 健兒 男兒

兒2是虛語素，不單獨成爲一個音節，附在一個音節末尾，使韻母帶上捲舌色彩，這就是兒化韻。

一點兒 一下兒 玩兒 大伙兒 小孩兒

2.2 兒化韻的書面形式，即兒化韻的詞形，尚待規範。“兒”字出現與否的隨意性，給兒化韻的識別帶來困難。

“在那裏就出現了太陽的一小半”(朗讀作品1號)

“打幾個滾，踢幾腳球，賽幾趟跑，捉幾回迷藏。”(朗讀作品3號)

“巴尼像平常一樣駕著吉普車去森林幹活。”(朗讀作品11號)

“他翻過了整塊土地，但連一丁點金子都沒有找到。”(朗讀作品13號)

上面例子中的“一小半、滾、球、幹活、一丁點”應讀爲兒化韻，但卻無文字標誌。

2.3 兒化韻的使用常常與語體色彩、風格色彩、修辭色彩有關。

“慢慢兒擴大了它的範圍，加強了它的光亮。”(朗讀作品1號)

“樹葉兒都綠得發亮，小草兒也青得過你的眼。”(朗讀作品3號)

“開始還伴著一陣兒小雨。”(朗讀作品6號)

以上各例中的兒化韻，作者都用漢字標識出來，朗讀時自然要按照要求把兒化韻讀好，但這並不是說這些都是必讀兒化詞，只能看作是作品語體和作家風格的表現。

同一篇作品，不同的朗讀者在兒化韻的使用上也會存在差異。著名兒童教育家孫敬修先生講《貓和老鼠》這個故事時，以下詞語使用了兒化韻：

小貓、小花貓、唱歌、跳高、長毛、一點、幾下、旁邊、方法、辦法、天天、大大(的)、胖胖(的)、輕輕(的)。

在不長的故事裏使用了這麼多兒化韻，而且反復出現，這不僅是兒童化語體的表現，更重要的是講述者風格的表現，不同的人講述這個故事，兒化韻的使用會有區別。

2.4 兒2有時自成音節，是特例。

“鳥兒將巢安在繁茂綠葉當中”(朗讀作品3號)

“這件衣服好像被風兒吹動”(朗讀作品20號)

“小竹排，順水流，鳥兒唱，魚兒游。”(兒歌)

上述“兒”要讀爲獨立的音節，一般讀爲輕聲，這是爲了滿足語音節律的要求，但它們“兒2”的“身分”並未改變。

3. 關於輕聲詞

輕聲是普通話語音中最爲活躍的音變現象。在不同語體中出現的頻率是6-10%，以1號作品爲例，前300個音節中，輕聲詞有46個，高達15%。

3.1 輕聲詞聲學特徵的說明。

發音對比：

漂亮 見識 官司 老子 造化 壯實

明亮 常識 公司 老子 簡化 真實

3.2 輕聲的分布

語法輕聲 語氣詞、結構助詞、時態助詞、名詞的後附成分、趨向動詞、方位詞等。這些輕聲詞的特點是數量少、頻率高，它是封閉性的，而且可以以類相從。

北方話口語中比較活躍的資格老的詞，常常是輕聲。這是一個開放的類，難於列出清單以窮盡；無法以類相從，只能逐個掌握。這是一個非常複雜的類，人們在語感上和確認上常有分歧。這是因爲這類詞的地域界線和共時、歷時的界線往往不甚分明。

在PSC中，對輕聲正誤的判斷以《現代漢語詞典》(修訂本)和《普通話水平測試大綱》為準。兩者不一致時均以確認。這是一種技術性的處理。

我們可以對這類詞作進一步的研究。

第一組 聰明 精神 明白 商量 先生 時候 意思 知道//

木匠 瘧疾 王爺 冤家 作坊

這是必讀輕聲詞，在使用頻率上有明顯差異。

第二組 體面 雅致 指望 尺寸 點綴 篇幅 碼頭 門路

這類詞現在很多講普通話的人已經不再讀輕聲，北京語音中的輕聲呈弱化趨勢，一部分輕聲詞正在向非輕聲詞轉化，即經歷著從共時向歷時的轉化。如果承認這些詞可以不讀輕聲，那就是歷時的，曾經是輕聲；如果堅持這類詞依舊要讀輕聲，那就是共時的。

第三組 點補 寒碇 活泛 數落 絮煩 勻溜

這些都是輕聲詞，但是否要做為普通話詞語要方言區的人掌握，這就是地域界線。

3.3 上上相連輕聲詞的變調

甲式(變陽平)

哪裏	想起	想想	小姐
手裏	舉起	洗洗	打手
土裏	點起	寫寫	打點
園子裏		躺躺	想法
田野裏			

乙式(變半上)

姐姐	板子
姥姥	小子
奶奶	剪子
馬虎	主子
寶寶	肘子
耳朵	(法子)
癢癢	

甲式是一個開放的類，語法單位是合成詞或句法結構；乙式是一個封閉的類，語法單位是單純詞或詞根語素加子尾的合成詞。

4. 語氣詞“啊”音變的漢字形式

“啊”a是一個表達語氣感情的基本語音，用在句末作為助詞，受其前面一個音節末尾音素的影響而發生同化。這種音變有多種形式：ia、ua、na、nga、ra、[z]a等。習慣上分別用“啊、呀、哇、哪”幾個漢字表示。但在實際運用中有很大的隨意性，以致出現漢字讀音與音變語音不一致的情形。

“好大的雪啊！”(朗讀作品6號)應寫作“呀”；

“家鄉的橋呀，是我夢中的橋！”(朗讀作品18號)應寫作“哇”。

在PSC的朗讀項中，應以音變為準而不應以漢字為準，在語音提示中都有注音說明。

“啊”音變的漢字形式尚待規範。

好
哇！



5. 關於譯音詞的讀音

譯音詞應以所用漢字的讀音為準，輕重格式可以有所變化。

彼得·弗雷特 威爾斯 李斯特

用原文的語音或模仿原文去讀是錯誤的，這是PSC的審音原則。至於電影譯製片對話中模仿原文讀譯音詞，則另當別論，因為那是特定情景中的藝術語言。

黃月圓
(語文中心)楊素英
(英文系)李蒸
(語文中心)

香港浸會大學

香港普通話 教學中的幾個基本問題

香港普及普通話的教學正處起步、探索階段。下面我們就香港普通話教學中幾個基本原則問題談談我們的看法。

一、香港普通話教學的定位

香港人學習普通話應該定位於第一語言習得，還是第二語言習得，這是個很重要的問題。這個定位直接關係到香港普通話課程的教學設計，教材編寫及教學方法的選用。香港人學普通話不是第一語言習得，因為香港是說粵語的社會，粵語是香港人的母語。普通話和粵語有不同的語音系統，說普通話的人和說粵語的人無法口頭交流(mutually unintelligible)；另外，香港人是在學校的環境裏，通過老師的教授學習普通話，完全不同於自然語言環境中的母語習得。從語言學的角度來定義，香港人學普通話屬於第二語言習得。但是，香港人學普通話又明顯不同於一般情況下的第二語言學習。普通話和粵語之間不僅語法基本相同，詞彙基本相同，還有相同的書面語，相同的書寫文字。普通話社區的人和粵語社區的人還享有同樣的中國文化、歷史和習俗。因此，香港人學普通話主要是訓練聽說能力，香港人學普通話不是學習一門完全陌生的第二語言。有人把香港人學普通話與外國人學普通話等同起來，這不正確。外國人不僅需要學習普通話語音，還需要學習漢語的語法、詞彙、文字，及熟悉中國文化、歷史。外國人學普通話是學習一門完全新的語言，與香港人學英語一樣，學習過程很艱苦。但是普通話對香港人來說不應該是門困難的課程，如果我們的教材和教師能善用普通話和粵語之間共同之處，香港人學普通話應該比學一門完全陌生的第二語言輕鬆、容易、快得多。所以，如何有效地在香港教學普通話，關鍵是我們的教材和教師能否善用普通話和粵語之間共同點。

二、普通話課與中國語文課的關係

普通話課與中國語文課的關係是香港中小學普通話教學首先要弄清楚的問題。普通話課不是一門孤立的課程，這一課程與語文課緊密相關，但不等同。相關在於普通話與語文課教學的漢語書面語在語法、句型、詞彙方面幾乎完全一致；不同之處是普通話課培養學生的聽說能力，著重口語表達，而語文課則培養學生讀、寫、聽、說的綜合能力。語文課是主課，以小學為例，每周有9節語文課，而普通話是非主課，每周只有1-2節課。由於上述關係，普通話課一定要結合和利用語文課的內容、句型和詞彙，普通話課與語文課結合非常重要，這樣做一則是讓語文課做開路先鋒，去介紹和解釋語法、句型、詞彙，普通話課可以在有限的課時內集中訓練學生的聽說能力和培養他們的興趣，以取事半功倍的效果；二則還可以幫助學生把語文課上學的語文知識在普通話課中得到一定的練習和鞏固，一舉兩得。由於普通話課與語文課的教學重點不同，所以普通話課文中的語句、用詞必須比語文課簡單、容易。普通話課文的語言應具有口語特點，語句要短，要上口易誦。另外，普通話課的內容應該比語文課靈活、自由，更有趣味。要培養學生的聽說興趣，我們必須給學生提供能引起他們興趣的教材。普通話課上應盡量讓學生多動口，少動筆。

三、普通話教學與兒化、輕聲、變調的問題

香港人學普通話主要是學習和掌握普通話的語音，但是，普及普通話的教學決不等同於普通話語音知識的教學。語音中的難點不是靠講解幾條語音規律就能解決的。普通話的語音系統由聲母，韻母，聲調三部分組成，聲調部分包括輕聲和少數變調現象。兒化、輕聲、變

調不是普通話語音系統中的主體，不是普及普通話教學中的重點。但是，兒化、輕聲、變調目前在香港被炒得身價百倍，很多人甚至認為不學兒化、輕聲，就等於沒學普通話，把兒化、輕聲作為衡量學說普通話的重要標準，這完全是一種誤導。

變調、兒化、輕聲究竟是甚麼東西呢？普通話中的變調、兒化、輕聲都是音變現象。變調不是一種人為的規定，而是條件音變，受發音的生理機制的強制性作用，在說話時自然發生。普通話主要有兩種變調，一種是受生理機制作用的三聲變調，三聲是個複雜聲調，兩個三聲連在一起，發聲困難，把第一個三聲變成二聲，發聲就容易了，這樣的條件音變現象在語言中很普遍。普通話的另一變調只限於“一”和“不”兩個字的聲調變化。普通話的變調僅僅是一種音變現象，不對詞意發生作用，我們說話時不變調並不影響詞意。初學普通話的學生不可能一下子達到普通話為母語的人對聲調的語感，這不是靠講解變調的規律或專門讀念變調的詞條就能掌握的。學習、掌握一門新的語言需要反復、不斷的練習和使用，變調這樣的自然音變現象在普通話使用中是不難掌握的。

兒化取決於與某些詞語相聯繫的發音習慣。輕聲指某些輕讀的音節失掉原有的聲調變成一個調值差不多的短調。兒化和輕聲現象目前既沒有統一的性質定義，也沒有數量性定義。各種漢語詞典對兒化和輕聲的標音很不一致。（有關輕聲、兒化參看沈陽、邵敬敏在《方言》1997年第3期上的文章）在內地，兒化和輕聲決不是區分標準/非標準普通話的主要標準。兒化在北方地區口語中顯著，但是在最嚴格、最正式、最標準的普通話中，如內地的電台、電視新聞廣播的普通話中，兒化幾乎沒有。非北方區域的、母語為普通話的人也很少用兒化、輕聲。台灣的國語根本就沒有兒化、輕聲。對詞意有影響的兒化詞和輕聲詞不多，而且可能引起的歧義往往能在語用環境中消失。不使用兒化和輕聲並不影響社會交際。內地小學通用的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的語文教材在整個語音訓練部分，沒有一處提及變調或兒化，只有三題練習題提醒學生注意輕聲詞的發音，沒有做任何語音方面的解釋和說明。可是，在香港，很多教材，包括小學生課本，都把變調、兒化和輕聲作為極為重要的普通話語音知識來專門教授，並用抽象的語音術語來進行解釋。在普及普通話教學中誇大、強調兒化、輕聲、變調不僅會混淆普通話教學的重點，還會嚴重地增加學生的畏難情緒，扼殺了他們的學習興趣，直接影響了香港普通話的教學效果。

四、香港普通話教學與情景對話教學

香港的普通話教材絕大多數採用對話形式。很多人簡單地認為對話教學就是語言功能教學，教情景對話就是培養學生的語言交際能力。這也是一種誤導。所謂的情景對話是交際型語言教學法(Communicative Language Teaching)的一種形式。交際教學法七十年代起源於歐洲，最初是為成人持續教育中的第二語言學習制定的教學方法。這種教學法批判並摒棄了行為主義的句型操練法。交際教學法以語言功能為中心，其教材及課堂教學都盡力強調營造一個與現實生活非常相似的語言交流的環境和所需用的語言。學者們指出此教學法的優點是語言學習與日常語言使用緊密結合，使得語言學習有明確的目的，實用性強。缺點是功能教學的內容沒有統一的定義和數量標準，難以控制語言材料的難易。交際教學法有各種各樣的形式，有的注重對話，但對話不是唯一的語言教學方法。我們都知道現實生活中，對話不是唯一的交際形式。除了對話，我們還有敘述，議論，報告，提示等形式來進行各種交際。如果硬要教條地把我們的日常生活和活動都用對話形式表達出來，並非是件自然的事。現實生活中交流語言的關鍵是具有口語特點。口語與書面語相比，口語句子短，句型簡單，上口，用詞通俗。然而香港普通話教材中的很多對話很牽強，有的表面形式是對話，裏面內容卻是長篇大論，語句艱澀。以香港小學的一套普通話教材三年級的一篇課文（《紅綠燈》）為例，全課由以下對話組成：

媽媽：要安全到達對面兒的人行道，我們要等紅綠燈的綠色人像出現，才步行過去。

家琪：知道了。老師說我們還可以使用人行橫道、人行天橋和隧道等設施。

這篇對話很生硬，很不自然，句型複雜，句子冗長，用詞拗口。這根本不是我們日常生活中的語言。這樣的課文，內容枯燥，語言不自然，學生很難學，老師也很難教，結果會扼殺學生的學習興趣。而且，採用這些不符合實際使用習慣的語言恰恰是違背了交際教學法的基本原則。我們在這兒想說明的是，在脈承某一教學法之前，要真正了解這一方法的原則實質，形式是次要的。教學法一定要因時、因地、因人、因目的而制定，不能固守某種成規。

廈門大學中文系

李如龍

普通話教學漫談

從香港中文大學普通話教育研究及發展中心所辦的《普通話教研通訊》第七期看到了該中心舉辦的“用普通話教中文試驗計劃座談會”的報道，很高興已經有一批老師在這方面創造了很好的經驗。在這新世紀剛剛到來之時，確實讓人看到了香港推廣普通話和改革語文教育的曙光。我認為在中小學推行普通話教學正是推進這兩項事業的根本辦法和最有力的措施。

應用語言學的研究證明了人們學話的最佳時期是兒童時代，十歲以前同時學三種語言不但不增加學生學習負擔，還有利於開發兒童的智力。讓學齡兒童同時掌握粵語、普通話和英語不但是辦得到的，而且是極為有益的。今日的兒童掌握了普通話，明天的香港自然便普及了普通話，這是事半功倍的事。

讓學童學會普通話，最好的辦法便是在學校裏使用普通話教學，這是水到渠成的事。剛到另一種語言環境入學的小學生，一般是一個月便能接受新接觸的教學語言。內地孩子來香港上小學是如此，香港孩子到加拿大上小學也是如此。西方的外語教學早就廢除了用母語教外語的辦法，而採取直接用目的語作教學語言，這是語言教學理論論證過的，也是各國教學實踐證明過的。

但是，老師不懂普通話，怎麼辦？現學現教，邊教邊學就是了。開始，自然要接受簡單的培訓，掌握漢語拼音，發準聲、韻、調，會拼讀音節，朗讀課文，會用最基本的教學用語組織教學，就可以上陣了。有經驗的老師一定會組織學生自己拼讀生字，朗讀注音課文，自己也跟著學。我在上海聽過特級教師教一年級小學生，老師自己只有拼讀生字是準確的，學生連說話也是標準音，早已“青出於藍而勝於藍”了。教好學生，自己也學好了，這就叫做“教學相長”。在福建省，從民國初年起，小學識字就用“注音符號”拼讀普通話了，許多老師連培訓也未曾有過，趕鴨子上架，不久，自己也學會了普通話。一個小學畢業生哪怕考試不及格，大體上都能聽能說普通話。閩、粵方言都是和普通話差異甚大的方言，為甚麼福建各地大體普及了普通話，我想就是得益於小學用普通話上課，識字拼讀標準音。粵語區長時間沒有建立採用普通話教學的傳統，因而學生學不好普通話，長大後就更沒有機會掌握了。

採用普通話作為教學語言，這是解決香港語文教育中“聽說”和“讀寫”嚴重脫節問題的根本辦法。香港的孩子“聽說”用的是和普通話相差甚遠的粵語，“讀寫”卻是普通話的書面語，儘管兒童們聽說能力很強，思想活躍，感情豐富，知識廣泛，卻很難把母語轉換為普通話，把它寫下來，閱讀普通話的書面作品也常常因為方言差異而理解不來。經過普通話教學的訓練，兒童們讀過的便都能說，這就可以逐漸培養用普通話思維的能力。一旦能用普通話想，便能用普通話說出來，哪怕讀音不準也無妨，寫出來便是白話文。久而久之，對書面語讀寫和口頭語的聽說必能相映成趣、相得益彰。反之，普通話的書面語和方言口語完全脫節，用方言想，要經過“翻譯”，用好長時間才能把普通話寫出來，如果翻譯得不好，也便寫不通順。難怪一個初中生寫篇五百字的記敘文也很難。由於只經過“讀寫”去學中文，寫文章只能從課本上尋章摘句，一下筆便是佶屈聱牙，半文不白的文字，到了言文一致了，只要口裏能說，下筆也就不會寫不來了。青松中學康一橋校長說：“以普通話作為中文科教學語言，有助於提高學生的寫作能力，能減少因方言差異而引致的誤詞病句，也可培養學生良好的普通話語感”。這真是實踐出真知。

課堂上學生學會了聽普通話，還有利於用聲像讀物進行電化教學，讓學生直接領略標準音朗讀的美感，從而更好地體會範文的內容和情趣，提高學習語文的興趣。

從課堂上學會了普通話，回家還可以開收音機看電視接受普通話節目，從而擴大視野，得到更好的普通話訓練，因為那裏面的播音員、演員，普通話都是一流的。這樣，便可以用第二課堂的學習來補充老師普通話水平不高的不足。

善於組織學生自學，善於運用標準音的聲像讀物教學，善於組織學生收聽收看普通話影視和廣播，普通話水平不高的老師也能教好學生的普通話。“香港土生土長的阮少卿老師”說：“只要用一流的教學方法，母語是廣州話的老師也能用普通話教好課。”這話是可信的。

誠然，在中小學採用普通話教學不能一蹴而就，必須進行必要的培訓，從總結經驗入手，逐步推廣，用實際成績使各科老師和學生家長信服，逐漸地便能建立新的秩序，使語文教育步入正軌。如果能逐漸推廣普通話教學，我們就一定能在新的世紀裏使香港的推廣普通話和語文教育改革開闢一個嶄新的局面。

香港中文大學普通話教育研究及發展中心

林建平

學生進行“自我評估” 對普通話教與學的啟示

一般來說，大專學生在學期末對上過的課程作課程檢討，填答問卷，就課程的目標和內容、教師的教學態度、學習成效等各方面進行評估，表達意見。目前這種評估方式，多是單向及修課完畢後進行的，也就是說，缺乏師生雙向交流的機會與即時反饋的作用。

1999年9月，筆者任教普通話課時，嘗試用“自我評估”的方式，讓學生分階段評估自己聽說普通話的能力及學習漢語拼音的表現。試行後，效果良好，對施教者與學習者，都帶來一些新的體驗。在此，願意跟同工們談談我的體驗。

普通話（一）和普通話（二）兩門課都是教育學士（語文教育）中文專業的學生的必修科，各佔39課時。根據修課前調查資料，22個學生中有10人從沒學過普通話，當中有1人是以普通話作為母語的。因此，學生之間的學習經驗與普通話水平較為參差。授課進度的快慢，以及照顧個別差異，有時不好把握。自我評估共分4次進行，結合課堂觀察、錄音功課和測驗的成績表現，我們發現，學生評價自己的普通話水平與學習難點時，相當公允，所作的判斷是可信的。普通話（一）課程目標旨在使學員掌握基本的普通話語言知識，培養學員聽說普通話的基礎能力，以便能運用普通話進行日常的交際和傳意活動。為此，自我評估的內容主要以考查學員掌握漢語拼音的程度為主，聆聽、朗讀、說話為輔，按4個階段的學習重點設置評估項目。評估表設“已能掌握”、“部分掌握”、“未能掌握”三欄，請學生在欄目裏打上√號，例如：

項 目	已能掌握	部分掌握	未能掌握
1. 感知高低升降的變化，能寫出相應的聲調符號			
2. 能區分複韻母 ai ei ao ou			

在表的下方，另設“寫給自己的話”和“寫給導師的話”兩項，供學生抒發意見。筆者參考了評估表的建議，在正規課時外，額外安排每周一個半小時的小組輔導，為有需要的學員鞏固發音及正音，並為學員進行個別輔導（須另約時間）。總結4次（4個階段）自我評估，我們發現，評估表中的一些現象值得我們關注，簡述如下：

1. 在基礎階段，大學生聆聽普通話的能力尚待提高，30%的學生表示，聽力有困難。到底是哪方面的困難？是普通話詞匯量不足所造成的困難，還是語速過快而帶來的障礙？評估表中沒有具體顯示。我們認為，可作追蹤研究。
2. 部分學生表示，朗讀短文及對話時，不大流暢，認為仍須加強朗讀訓練。
3. 在第4階段評估中，約有30%的學生表示，運用普通話進行言語交際時缺乏信心；70%的學生則認為自己說話時表達得不夠清晰。這是因為他們仍用廣州話思維？在運用標準語——普通話時，需要經常從方言——廣州話轉換為普通話嗎？還是先想好才說呢？
4. 學生在學習漢語拼音的過程中，聲調是個主要難點：陰平與去聲分不清，陽平與上聲相混，聽不出差異，也說不準調值。到了課程完結時，個別學生還沒有掌握好四聲。在前後4次的評估中，學生認為自己聽寫聲調符號的能力有所提高，從前期只有42%學生表示具備這種能力提升到後期的94%，反映學生聽辨聲調的能力逐步提高。由此看來，在基礎課程裏，教師應該重視並加強聲調教學。徐世榮先生（1983）在《普通話聲調練習》（北京：文字改革出版社）中說：“聲調是普通話語音教學內容之一，學習起來是比較困難的；但它又很重要。如果一個初學普通話的人，聲韻母的準確程度差一些，可是掌握了聲調，他的話就好懂多了。”這個看法是很有道理的。
5. 學生掌握400個音節的發音與符號仍有困難。視讀拼音能力比聽寫拼音能力好一些。約有55%的學生透露，漢語拼音並不容易學！這個想法，在筆者的意料之外。誠然，學生掌握漢語拼音，只是學習普通話的工具之一，不是學習的目的，目的還是培養學生能聽能說普通話。

眾所周知，教學是個互動的過程。學生進行“自我評估”，為教學提供及時而適切的反饋作用，增加師生雙向交流的機會，讓教師充分掌握教學進度，調整教學策略與重點，並對個別學習能力較差的學員予以關顧和輔導，比起現行的“課檢”，有它獨特的好處。當然，要學生進行自我評估，也有它的限制，比如，學生對評估項目的理解是否正確，對自我評價的態度是否真誠，對評定語言水平的標準是否掌握，這些因素都影響評估的可靠性和真實性。此外，學生在“寫給導師的話”裏，或許有些不客氣的批評，教師也應該虛心接受，與學生坦誠相處，這樣才能互相促進教與學的成效。



普通話教研通訊 1999年12月第8期

香港中文大學普通話教育研究及發展中心出版

香港新界沙田香港中文大學教育學院何添樓111室 電話：2609 6749 傳真：2603 7542

電郵：pth@fed.cuhk.edu.hk 網址：http://www.fed.cuhk.edu.hk/~pth